

Pascal Quignard
Villa Amalia
阿玛利娅别墅

〔法〕帕斯卡·基尼亚尔 著 曹德明 译

Pascal Quignard
Villa Amalia

阿玛利娅别墅

[法] 帕斯卡·基尼亚尔 著
曹德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玛利娅别墅/(法)帕斯卡·基尼阿尔著;曹德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321-3744-2

I. ①阿… II. ①帕…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837 号

VILLA AMALIA by PASCAL QUIGNARD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6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Garance SU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09-449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丁威静

阿玛利娅别墅

(法) 帕斯卡·基尼阿尔著

曹德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44-2/I · 2864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真想哭。我一直跟着他，心里难受得直想死。我开车沿着塞纳河走了半个多小时，夜晚突然来临了。托马开车来到舒瓦西－勒鲁瓦后，他突然开进靠右边一条黑暗的小路。他几乎马上把车停在了一棵月桂树下，并关掉了车灯。我很快在不远处的大道上笨拙地停了下来。我往回走了几步，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让人看出在奔跑。他在推栅栏门，我不紧不慢地靠上去。我不知道该如何向您解释清楚。”

她走近了。

额头碰了一下已经生锈的栅栏。

在黑夜中，她无法透过月桂树的树叶看清楚。

这时，她隐约看到了托马：在房子前，一个年轻女士从他手中接

过一盏点亮着的灯笼。

托马试着脱去大衣，年轻女士踮起脚尖。她的嘴唇贴向他的嘴唇。

但是，月桂树最下面的树叶妨碍着她的视线。她真想看清他的整张脸。他们正要离开房子的门廊，马上回去了。她将会无法看清他的面孔。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

“夫人，您看这所房子看得很仔细啊。”

好像一个小女孩在偷东西时被当场逮住一样，她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是的。”她回答道。

说着，她转过身去。

在阴暗的马路的人行道上，一个身穿深色西服、剃着平头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从他身上传来一阵香水味。他只是在微笑着。

她对他说：

“我想您一定是看到了一个正在密谋入室盗窃的女人。”

他一把抓住她雨衣的袖子。

“你不认识我了吗？”

他的问题让她惊讶万分。

她表示不认识。说实在的，她一点儿也没有想和任何人说话的意愿。她很快地从他手指中抽回雨衣的袖子。

“我呢，我却认出你啦。”他对她说。

夜幕完全降临了。她的目光紧盯着栅栏。

“你是安娜。更确切地说，你就是那个不愿意别人叫你埃利娅娜的人。”

听到他这么说，安娜·希登仔细打量他一下。她点了点头，一脸惊愕，眼睛里情不自禁地涌出眼泪。

“是这样的，”她喃喃道，“那是……”

“你说什么？”

她提高了嗓音：

“是这样的，那是我过去的名字。”

她朝他走去，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努力想认出他来。

“您，您是谁？”

“我是乔治。”

她回想不出谁是乔治。

“乔治·罗尔。”

她还是想不出这个男人是谁。

夜晚越来越浓的黑幕渐渐把他们的身躯包围了起来。

他一直微笑着看着她。

他从西服的内口袋里掏出他的皮夹子。

他向她递去一张名片。

她只得靠近小路上的路灯，看了一下他的全名：乔治·罗林格。名字是用凸版印刷上去的。他住在一个码头上，在泰依地区。对于

这个地方,她也一无所知,不知在哪里,她不知是哪个港口,想不出这个码头和这个港口位于哪个省,濒临哪片海洋。她开始感到有些莫名的眩晕。

“那时我们在一个班级。低年级时每年都在一个班级。你还记得布列塔尼吗?记得玛格里特修女吗?我们……”

可他来不及把话说完。她已经泣不成声,扑进了他的怀里。

*

于是,他紧紧地抱着她。

他搀扶着她在黑暗中行走,一直走到一间小屋跟前。小花园的门外就是大马路。

他关上一扇栅栏门。

打开了另一扇门。

“您知道吗,我觉得自己老了,”安娜·希登对他说,“不要责怪我,我一时没有能把您认出来。”

“我的变化比你更大!”说着,乔治·罗尔重新把她轻轻地抱在怀里。

“不是的。这不是我想要说的。不是,不是。您可能有了那么一点点变化。”

走进客厅,他打开了在她身旁的一盏落地灯。

然后，他又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她周围所有的小灯。

安娜在一个柳条做成的软垫长椅上坐了下来，椅子发出了吱吱的声响。

“你当然没有把我认出来：因为你在窥视着什么。”

“乔治？”

“是的。”

“我并不是在窥视。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叫托马。我是在跟着他。您发现我的时候他刚走进了那所房子。我还是说说其他的事吧。”

“只要你愿意。”

“是的。”

她不想对为何来到舒瓦西再说什么。她的脸又绷了起来。

“你想喝点什么吧？”

“喝茶。”

他赶紧去泡茶。

很旧的客厅里堆满了家具、各个时期的旧东西、令人作呕的破玩意儿。

安娜·希登走近窗口。窗帘散发着一股灰尘味。大路边栗树光秃秃的树枝在滴着水珠子。

乔治回到客厅，把茶盘放在矮桌上，他满脸都是喜悦之色。

“重新找到你真是很高兴。”

“我想要几片面包片。”

“怎样的面包片?”

“就是通常的面包片。涂上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

“我想我没有真正的面包。但不管怎样,我有吐司。”

“那么来点布列塔尼黄油吧。”

“那么,要什么样的果酱呢?”

“樱桃果酱。或者……带杏子果肉块的果酱也行。”

“我想妈妈也不会有咸味的黄油。”他又说。

他嘀咕着离开了客厅。

“不管怎样,更好的还是……”

此时,她把头埋进双手手掌,在他去烘烤面包的时候,她在写字台和窗帘之间,在一片灰尘中放松地坐了下来,开始不加克制地把痛苦释放出来。

他回来后,点亮了一支带有马鞭草香精的蜡烛。

“在妈妈这里味道不太好闻。”

她没有反驳。

“你还记得妈妈吗?”

“我当然记得您母亲。她真是一个非凡的女人,是一个厨艺高超的好厨师。”

“她……死了。”

“啊!”

他非常激动，他没有哭，但嗓音有些颤抖。

“我们就在她的房子里。”

“啊！”

“准确地说，她是在十一天前死的。”

她没有接着他的话说下去，只是看了他一眼。

“你不要责备我，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又说道。

“是的。”她轻声道。

“她就在圣诞前夜死的……”

他的嗓音开始颤抖，然后不再说下去了。

她什么也没说。

此后，他对她解释说，他在这里住几天，是想整理一下东西。他决定卖掉母亲第二次结婚以后独自度过余生的这间小屋。他不希望长时间地背着这个包袱。他不喜欢这个城市。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会在舒瓦西－勒鲁瓦奇迹般地遇到她。四十年过去了，一个天使走了，一个灵魂上了天堂，一个女士突然出现在人行道上，她的脸埋在月桂树的树叶之中。玛格里特修女的幽灵突然飘浮在空中。

“然后，两个幽灵一起喝茶。”她做了总结。

“妈妈的茶不错，你觉得怎样？”

“乔治，您不可能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一个已经变成幽灵的女人。”

“我可不想这样说。这根本不是我要说的。”

“茶很好。您母亲的菜一直做得很好吧？”

“一直很好。妈妈再婚了，然后又成了寡妇。但即使她一人生活，她还是会自己做饭吃。”

“很好，这种情况很少见。”

“你根本想不到！这有些不可思议。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妈妈的一生都在做饭。你无法了解……”

“是否一定要以‘你’相称吗？”

“你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会让我觉得尴尬。”安娜·希登回答道。

“我们以前一直是以‘你’相称的。”

“这使我拘束，让我感到尴尬。”

“我们不用‘你’称呼对方可不行！那会让人更觉得尴尬。安娜·埃利娅娜，你太不认真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站起身来。”

他向她伸出手，两人一起上了楼。

可谁也不再说话。

他们走进乔治母亲的卧室。安娜·希登产生了一丝难为情的感觉。房间中央是一张有四个铜轮子的床。压脚被子是刺绣的。她仿佛感到埃弗利娜·罗林格还躺在那里。

“压脚被子是妈妈花了六年时间自己手工绣的。”

“我想也是，非常漂亮。”

“难看极了。”

“你不留恋你母亲做的饭菜吗？”

“是又不是。你无法知道的，这让我感到心情沉重。现在这样我可以减肥。”

她注视着一张二十世纪初的乌木小梳妆台。

安娜现在已经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巴黎南部郊区这个满是灰尘的破旧卧室里。

“这就是我要找的照片。”

“是吗……”

在一个很大红木镜框中，六张孩提时代班级的集体照片的边缘有些相互重叠。

安娜在床沿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就坐在埃弗利娜·罗林格的压脚被子上。

在其中一张老照片上，安娜就坐在玛格里特修女边上的一张长凳上。那时，她头上梳着小辫子，脚上厚实的羊毛袜子一直包到膝盖，而在后排站立着的他，和她一样穿着黑罩衫，头上戴着一顶贝雷帽。

“你看到自己了吗，就是这儿！”

“真滑稽。这么久了……”

她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那个时候，在学校里我们还权在头上戴帽子。”

她把红木大镜框往压脚被子上推了过去。

“你不想陪我一起去吃晚饭吗？”乔治问她，“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今天晚上不行。”

“当然不是今天晚上。另找一天吧。就在乡下。不管怎样，我不在这里生活。我生活在泰依，在约讷省，就在约讷河畔。我得先把妈妈的这所房子卖掉……”

“你要把你母亲的所有东西都卖掉吗？”

“是的。”

“所有的东西？”

“是的。”

“或许你是对的。”

“你无法想象这同时让我多难过。可是，我有那么多东西。我不知道她保存了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为了谁……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积攒了那么多东西又是为了谁……你还是生活在布列塔尼吗？”

“不是。”

“那你母亲呢……她还活着吗？”

她低声回答道：

“妈妈还生活在那里。”

“那么她……还是一直在等吗？”

“是的，一直在那所房子里等。每天。始终。她始终在等待。”

她走近床头灯，又说：

“再说吧，下个星期天我该去看看她。”

安娜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好像是要说明什么：

“那天是三王来朝节。”

说着，她站起身，把镜框重新挂回墙上。再一次注视着相片上她的小辫、她睁得圆圆的很严肃的大眼睛以及从罩衫中露出的法兰绒袖子。

“我们下去吧，”他说，“我有很新鲜的水果软糖，是我自己做的。毫不夸张地说，很鲜甜好吃……”

他们一起走下了楼梯。

“你说的城市在哪儿？”她问道。

“在布列塔尼边上。约讷省就在布列塔尼省旁边。更准确地说，在桑斯和茹瓦尼之间。你应该来看看，那里有很好的餐厅。一个人吃饭真是让人受不了。你不可能知道的。”

“你说得不对，我一直喜欢安安静静地在一个靠近窗口的地方一个人吃饭。”

“我讨厌这样。”

“我可喜欢这样。”

“一个人吃饭会吃得太快。”

“我却不会。”

“会引人注目的。”

“的确，别人会看你，这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静静地独自

一人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

“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正因为安静,才不太好。在细细品尝、咀嚼美味和品尝美酒的同时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一个人吃饭我会非常难受。你会和我一起吃饭吗?”

他的口气近乎乞求。对他而言,马上得到的结果是无法忍受的。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态度坚决地说:

“另找一个晚上吧,乔治。”

他们穿过了花园。他在口袋里翻找着皮夹。

“我的名片,我的电话号码……”

“你已经给过我了。”

在6号国家公路上,她突然停了下来。

她不喜欢在痛苦来临的时刻意压制自己的感情。

或者说,她更喜欢在没有他人目光注视的情况下独自面对悲伤。

她在一家旅店租了一个房间。

这是在埃尔福特维尔。房间窗户外是一家购物中心和一个停车场。加油站还在营业。她出去买了一瓶水和一板焦糖巧克力。回房后关上门,脱去鞋子,朝床走去,猛烈地掀开被子、床单,然后,连衣服也不脱便钻进被窝,蜷缩着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下来,跪在房间地板上,手指插进床垫,像一个小女孩似的大声地祈祷着。

之后,她又缩进床单,把脸埋进两个枕头之间。